

# 孟买城中的西西弗神话

## ——阿诺什·艾拉尼《没有悲伤的城市》的存在主义解读

蒋保国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4

**摘要：**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在高校推进外国文学教学非常重要，加拿大印度裔作家阿诺什·艾拉尼的《没有悲伤的城市》就是这样一本优秀小说。本文通过存在主义的视角分析这本小说，发现它赞美了人们虽然身处艰难困苦却依然保持善良、爱和责任的人类美好品质，勇敢找寻幸福的乐观精神。这种解读会给人们带来信心、勇气 and 希望，给社会带来正能量。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阿诺什·艾拉尼；《没有悲伤的城市》；存在主义；西西弗神话

《没有悲伤的城市》（*The Song of Kahunsha*, 2006）是加拿大印度裔作家阿诺什·艾拉尼（Anosh Irani）的第二部长篇小说，2007年荣获加拿大CBC广播公司“全民读好书”选书。小说源出于艾拉尼对家乡孟买悲痛的感触，讲述了孤儿祥弟为寻找父亲，奔向孟买大街，从此生命迅速卷入一连串残酷与暴力事件，被迫行乞、偷窃和说谎等，甚至不得不杀害无辜者的故事。但是，在孟买这个充满悲伤的城市里，年幼的祥弟却凭着他的善良、乐观和执着信念，一次次地克服生命中遭遇的悲伤和磨难，找寻着亲情、友情、爱和幸福，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表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执行力和乐观精神。小说中，祥弟不断找寻与超越的过程，隐含着整套关于存在、行动、责任等元素的存在主义理念。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角度，通过充满荒诞的悲伤世界、悲伤中的存在与行动、悲伤中的找寻和超越三个部分对小说进行解读，分析祥弟在孟买这座充满悲伤的城市中的找寻与超越。

### 1 充满荒诞的悲伤世界

《没有悲伤的城市》的故事并非特出，而是真实且普遍存在于艾拉尼的家乡孟买。1993年的孟买城充满各种冲突对立，罪恶横行，普通人艰难生活，人人自危。祥弟的故事就设在这场冲突的背景之下<sup>[1]</sup>。

在存在主义大师加缪那里，“荒诞”是人现代境遇的体现，“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一般项目“古印度文学插话叙事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0BWW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保国，男，硕士，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语言文学文化传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文化。

间的对峙”，产生于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望与向往和自然社会生存有限之间的“断裂”，以及人类的奋斗与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人类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而现实世界却总是毫无意义、杂乱无章、令人痛苦，人就在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断裂”中产生了荒诞的感觉。因此，荒诞存在于异于人类主观愿望的客观世界里，使人感受到痛苦、无助和无尽的疏离。《没有悲伤的城市》中的孟买，充满着这种存在主义的荒诞意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之下，人们合乎常理的愿望和孟买现实世界的真实充满着矛盾感，在这种矛盾感中丛生催人怜悯且叫人窒息的悲伤<sup>[2]</sup>。

祥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种荒诞的背景之下。首先，小说将祥弟这个只有十岁且无依无靠的孤儿，安置进一个充满动荡、饥饿和各种冲突的环境，本身就具有荒诞性。其次，祥弟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长什么样，一无所知，却要翻过孤儿院的墙，单凭着一股信念找寻，同样充满着荒诞意味。此外，把这个小孩置于孟买这座艰难和悲伤的城里，叫这个小孩努力地找寻下去，凭借的只是父亲一个逃跑的背影和脑袋里的一座所谓没有悲伤的城市“卡洪莎”和“花园语言”，也满是荒诞且催人感伤；叫这个小孩跑出孤儿院，进入孟买城里寻找父亲，迎来的却是一顿打骂和饥饿，虽遇到朋友桑迪的解救，却又不得不改装行乞维持生存，学会了如何维持生存，却又为了帮助朋友逃离孟买不得不答应去进行偷窃，偷窃未成，却丧失了仅有的朋友。在这座城里，无数的人居住在城市的街巷和垃圾堆旁；城里满是孤儿，为了适应生存，他们只能学着抢劫偷盗；于此相反的是，黑帮头目可以随意划伤人的脸，割掉人的耳朵，甚至可以“活生生地把人变成了箱子”；警察会肆无忌惮地包庇

调戏女孩、“抢商店”的歹徒，只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着存在主义的荒谬，在这种荒谬之下，孟买成为一座布满悲伤、充满荒诞的世界。

## 2 悲伤中的存在与行动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获得存在。”加缪也说过，“人就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自己唯一的目的。如果他要成为某种东西，那就是在他现在的生活中成为某种东西。”人只有先存在才能选择本质，存在规定着必然通过选择而成为自我。而人的存在就是行动，停止行动也就停止存在。人实现自己多少，他就有多少存在，人就是行动的总体。人的希望是他的行动，行动是使人生活下去的唯一事情，要领悟“存在”的本质就必须行动，进行行动就必须进行这种和那种选择，所以存在主义者又把存在主义哲学看成是行动的哲学。只有通过自我选择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才能赋予自己存在的本质<sup>[3]</sup>。

同时，萨特又强调，“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当我们说人自己做选择时，我们的确指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做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身处孟买这样一个充满荒谬的悲伤世界，祥弟、桑迪和达巴令人悲痛的境遇充分地体现出了这种存在与行动的哲学，他们通过一次次的行动，实现着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一次次作出选择，实现着对自己还有他人的责任。

祥弟为了找寻从未得到过的亲情，翻过孤儿院的墙开始了他艰难找寻父亲的历程；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选择了欺骗和乞讨；为了友情和帮助桑迪逃出孟买，选择了去偷窃神庙；为了救回桑迪的尸体，不顾生命危险地赶回发生爆炸的神庙；为了保护古蒂不受到伤害，答应了阿南德参加派系报复；为了古蒂和她相依的妈妈，他毅然地选择了留在孟买。桑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什么，但是他在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时候想到的总是别人，是对别人的关心和爱，对别人付出责任，他所作出的选择和行动，总是基于最善良的前提，只是在悲伤而又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sup>[4]</sup>。

桑迪的父亲车祸丧生之后，就开始扛起父亲的担子，照顾妹妹和疯掉的母亲。他本身就有残疾，被阿南

德划伤脸和割掉耳朵后依然艰难地留在孟买，他的这一举动，是他坚持自己作为哥哥和儿子的责任的选择。为了在阿南德手下能够生存和养活家人，他不得不在大街上行骗、乞讨甚至偷窃。最后他为了给母亲治病，策划了偷窃，结果被炸死。桑迪通过选择履行责任而存在着，为此不得不忍辱负重，学会圆滑并苦中作乐。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照顾好母亲和妹妹，像鸟儿一样飞出他艰难生活的孟买。

达巴是个更为悲剧性的人物。他车祸后丧失双腿，被阿南德活生生地制作成“箱子”，生活在垃圾堆中替阿南德卖命盗取珠宝店的机密。他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之后，依然艰难地活着，然而阿南德的再次欺骗剥夺了他生活下去的全部希望，终于选择了吃老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选择，是对阿南德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拯救，他的遭遇激起了桑迪和祥弟从心底对阿南德的抗争。

他们在孟买这个悲伤和残酷的城市里，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以自己的选择履行着各自身上的责任和善举，虽然有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悲伤的死去，有人依然忍辱负重地继续艰难生活，但是他们都以他们的行动和存在，证明了他们生活在这个悲伤世界的意义<sup>[5]</sup>。

## 3 悲伤中的找寻与超越

萨特说过，“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加缪在提到人如何对待“荒诞”时，也主张他认为的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依然保持乐观的精神和因拥有友情与爱情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的精神里。

在《没有悲伤的城市》中，达巴以悲剧性的死做出对艰难和残酷的现实英雄般的反抗，桑迪的死却是一种叫人遗憾和悲伤的死，是一种牺牲精神的反映，他们曾经都经历过西西弗般的抗争和奋斗，在最艰难和最悲苦的生活中坚持活着，坚持一种叫做爱与亲情的责任。而在祥弟身上，一直都闪烁着西西弗的身影，他是一个现实生活中西西弗的化身，祥弟一直都未曾忘记自己出发的目的，一直未曾忘记对父亲的找寻，只是他在一次次面临现实状况的时候，不得不重新作出选择和新的行动，但他一直不曾退缩，也不曾气馁，始终相信能够找到那个“没有战争、没有丑陋、只有鲜花、信任和爱”的城市“卡洪莎”。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不畏艰难地去适应生活并且保持乐观的精神，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也努力告诉自己要保持乐观真诚，对自己能够在孟买拥

有友情和对古蒂的爱而感到幸福和满足，并且一次又一次为了友情和对爱的追求，愿意付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他如同西西弗一样爬到幸福的顶点，幸福滚落山底，回到山底，重新开始。

加缪关于西西弗这么说到：“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理感到充实。人们有理由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祥弟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也尝到了这种心理的充实，在面对一次次的苦难的时候，即使再悲伤，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亲情、友情和爱的努力找寻和责任，通过这种找寻和责任，祥弟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对自己的超越，尽管他依然没有摆脱孟买，但是有爱和责任的伴随，他将继续实现一次次新的超越。

印度著名作家维卡斯·斯瓦鲁普（Vikas Swarup）认为，冷漠是现代印度的一大特征。关于这一点，在接受其小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Q & A, 2008）的采访时，他曾回答记者说：“书中有一段引言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罗摩·默罕默德·托马斯去找公寓管理员，请他介入桑塔拉姆对他的妻女所施的暴行时，管理员说：‘咱们印度人都具备这种出奇的能力：眼见周遭的痛苦与不幸，却不受其影响。所以，只要做一个合乎体统的孟买人，闭上你的眼睛，堵上你的耳朵，管住你的嘴巴，你就会过得像我一样幸福。’所以冷漠确实存在于十亿印度人中，但我们也看到了悲悯和团结……”

两部小说都讲述了孟买内部的种种混乱与悲伤，斯瓦鲁普通过它揭露出了印度人的冷漠特征，同时也给了一个虽然悲伤但是美好的结局，主人公罗摩摆脱了此前贫穷和艰难的生活。在《没有悲伤的城市》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冷漠甚至冷酷，在孟买，无数的底层人民依然生活在这种水生火热的现实之中，但是很多人都冷漠以对，保持自己的“幸福”。小说没有给出一个美好

的结局，祥弟悲伤的人生之路还在延续，未来之路上还有多少的艰难与困苦将要面临，谁也无法知晓。但是，作者在这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寄予了他对孟买的希望：一种让人们不再保持冷漠，即使在最艰难的生活环境之下，面动荡、饥饿、疾病、痛苦、仇恨、死亡等一系列艰难困苦的时候，依然要保持心中的那份对亲情、友情、爱和幸福的追寻。

#### 结束语

艾拉尼曾将人生的悲痛比喻成“火”，每个人身上的“火”并不相同，但重要的是“如何从火中走过”。他说：“痛苦是无可避免的，我根本逃不了。但我相信写作的力量，写作能使我面对痛苦”。《没有悲伤的城市》就是他通过写作，走过烈火的产物。对于故乡孟买，虽然身居异乡，但是艾拉尼依然寄希着他最诚挚的梦想，寄希着那种充满着善良、爱和责任的人类美好品质，和在艰难困苦中勇敢找寻幸福的乐观精神。相信读者也会为书中所表达的精神所鼓舞，在生活中遇到苦难和不幸时，依然不会放弃对人类美好品质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努力前行。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阿诺什·艾拉尼.没有悲伤的城市[M].李馨萌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 [3]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4] 斯瓦鲁普.贫民窟的百万富翁[M].楼焉,寄北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 [5] 邓朋.一部关于梦想和友爱的小说——《没有悲伤的城市》赏读[J].语文世界(中学生之窗),2010,(01):6-8.